

关注



电影《幸福慢车》剧照

高铁时代,人们早已见惯“复兴号”列车在祖国大地上驰骋,而在一些偏远山区,还有无数对缓慢行驶的“公益慢火车”在不停地穿行,几十年来票价不涨,这就是被当地人视为生命车、致富车的“幸福慢车”。

3月15日,由鼎级影业(西安)有限公司主办的电影《幸福慢车》专家与媒体观摩会在京举行。电影《幸福慢车》由鼎级影业(西安)有限公司出品,国铁集团宣传部、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生产宣传部、中国铁路文联影视分会等单位联合摄制。影片作为国内首部反映“公益慢火车”题材的院线电影,以铁路助力乡村振兴

为主题,从年轻一代铁路人的视角,讲述了“公益慢火车”过去与当下承载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展现慢火车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群飞谈到,电影《幸福慢车》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的作品。主创用细腻的镜头画面和电影语言,讲述了新一代铁路青年职工在山区百姓送去温暖和幸福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价值,既弘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凸显了铁路和

在高铁时代,驶来一列“幸福慢车”

□本报记者 许莹

慢车在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中的作用,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鼓励观众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卓越。这部电影不仅是对生活的深刻反思,更彰显出人性的美好。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玉斌说,这部电影别开生面,火车是慢的,但是叙事节奏是快的。时速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的慢火车,票价最高25块钱,最低5块钱。该片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借慢火车把人民至上、脱贫攻坚、扶贫救灾等放在了全片表述的最高位置。慢火车主要通行在贫困落后的偏远地区,该片主要发生场景虽然是在一列慢火车上,但是小空间中见天地,天地之间有真情。电影从缓缓行驶的慢车与年轻铁路职工的视角,展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丰硕成果,强调了慢火车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张丕民表示,过去常说小切口大情怀,而该片是巧切口大情怀。其奇妙之处在于,火车之慢与中国发展之快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而在这种反差中主创找到了核心表达要点。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谈到,《幸福慢车》是一部别致独特的电影。它别开生面地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当下中国形象,通过慢火车这一别致窗口,能够让全世界更有效地了解当下中国。

扎实的文学功底为影片增色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中国电影家协

会顾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荣誉理事长明振江谈到,作家孟广顺曾是铁道兵创作骨干,创作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十余部,作为该片编剧与总策划,扎实的文学功底为影片增色不少。文学即人学,该片在对人的刻画上非常精彩,写出了人物命运的起伏感,能够做到以情动人。“比如小女孩朵朵捧着一把碎钱还给叔叔以及最后列车员向萍萍讲的一番话,都非常感人。”中影集团原总经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韩晓黎同样认为该片在人物塑造方面很成功。“《幸福慢车》是一部以铁路列车为背景的主题鲜明、内容优秀、品质上乘的院线电影。影片刻画了当代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在前辈的带领下,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成长为优秀列车员,片中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感人”。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董瑞峰谈到,作家孟广顺创作过小说《高铁作证》,这部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高铁是中国铁路的大动脉,而慢车则犹如中国铁路的毛细血管,《高铁作证》和《幸福慢车》恰恰从两个不同角度,对中国铁路事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关照。

不能忽略慢火车上默默奉献的一线职工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皇甫宣川认为,影片从时空上以小见大,以一列火车折射出时代,通过一个个体命运折射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片让观众看到,在慢火车上工作的这群人不容易,某种程度来看,慢火车上列

车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关系到国家惠民政策能否真正惠民。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唐珂看来,电影既是铁路题材,也是乡村“三农”题材,它之所以真实生动,正因为它来源于生活。一条铁路,一列慢车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和乡村一代人的命运。国铁集团宣传部副部长厉于认为,电影创作需要铁路作为素材,铁路更需要电影来展示与宣传。铁路上有太多感人的故事和先进人物,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比如中国高铁成为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等等,但我们不能忽略那些在慢火车上默默奉献的一线职工。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成就了当今铁路辉煌的事业。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心源谈到,《幸福慢车》着眼于铁路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全新的视角把握了时代脉搏,讴歌了铁路职工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一部情感真挚、直击人心的当代铁路题材的好电影。中国铁路文联影视分会副主席王蕾表示,《幸福慢车》不仅是一部触动人心的电影,更是一曲献给铁路职工的赞歌,同时也是向每一个努力奋斗者的深深致敬。如果说一日千里的“复兴号”,体现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速度,那么,一趟一趟悠悠的绿皮车传递的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温度。

电影《幸福慢车》的推出是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号召的实际行动,通过讲述平凡铁路人的故事,给予青年人生规划的启发,鼓励青年积极投身梦想,努力拼搏,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勇敢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据悉,该片将于近期在全国公映。

新作点评

电影《追月》:

孜孜以求的高光,无法重来的过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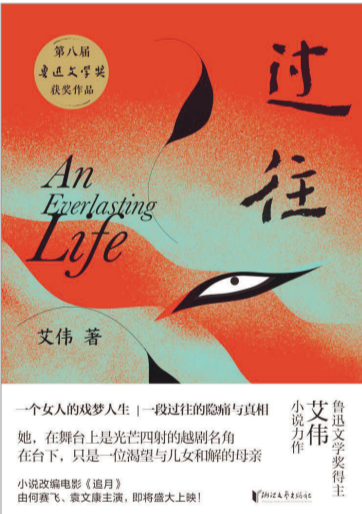
□路海波

乔梁导演的电影《追月》最近上映后颇得关注,该片改编自艾伟小说《过往》,原著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影片开篇字幕引述了中国古代神话“嫦娥奔月”的故事,而电影《追月》中何赛飞扮演的女主人公戚老师年轻时正是因为主演了《奔月》而名声大噪,成为誉满天下的一代越剧名伶。据说《追月》电影立项之初的原片名就叫《奔月》,因与曾有的电影项目重名而改为《追月》。然这一字之改,反而全无遗憾之憾——“追”字恰能完美体现何赛飞饰演的越剧名伶戚老师一生为成功追求舞台光华,但个人生活却“千疮百孔”、内心寥落的本色人生。

月神嫦娥是中国女性美的永恒象征,影片中戚老师这一人物形象与月神嫦娥显然具有隐喻关系。而《追月》的“追”字比之“奔”字,显然动能更强劲,而且出于一种自觉的内驱力,与片中戚老师的生命轨迹及其状态更契合。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的原因有诸般说法,屈原在《天问》中说羿射杀了河伯并与其妻雉嫫有染,于是嫦娥愤而窃食了羿的不死之药奔月而去。但电影《追月》中的戚老师一生孜孜以求舞台之光华,甚至为攀上主演之位而背叛了深爱她的编剧丈夫,对三个可爱的孩子也疏于照顾。其长子秋生,为被欺侮的妹妹冬妹雪恨,打残了导致冬妹怀孕的那个负心汉。结果自己身陷囹圄六年。而仍爱着那个负心汉的冬妹却因此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当初戚老师得知冬妹怀孕,忙于演出的她只是塞钱给秋生陪冬妹去打胎。所有这一切,让秋生不仅恨而且与戚老师断了母子之情,甚至简直与她不共戴天。所以电影开头,当弟弟夏生告诉秋生,妈妈已罹患绝症,想来看看哥哥,却被秋生不仅严词拒绝,还用刻薄的言辞,痛骂了自己这个“另类母亲”。即便不久之后戚老师已经来到了秋生公司的楼下,也必有早有预料的秋生吩咐保安将其拒之门外。这样一种视若仇雠的强烈矛盾是否能够化解?这一悬念足以吊起观众的胃口。而结局的母子终告和解——当然不仅仅是戚老师与秋生的和解,还有她与庄凌凌等人的和解,让我们看到了这部电影对人性开掘的深度及其所使用的高度戏剧技巧。无疑,这其中何赛飞的绝妙表演厥功至伟。

对当下众多学习影视创作的学子们来说,《追月》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作品,它的编、导、演都是。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何赛飞的表演,她在这部大女主戏中有着不俗表现。固然其他演员无论戏份多寡,也都贡献了自己合乎整体要求的那份精彩。然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没有何赛飞精彩绝伦的演绎,没有戚老师从头到尾发乎人物形象自然天性的各种“作”,就没有《追月》的成功。对这部戏来说,何赛飞的演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说,“莎士比亚是自荷马以来一切诗人当中,对于人理解得最深刻,并通过一种不可思议的直观把人看得最为透彻的一位诗人”“莎士比亚的剧作……真实地反映了人生”。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性格的复杂



《过往》,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21年7月

性、丰富性至今仍是高峰。《追月》在人物性格塑造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显示出了向这样的高峰攀登的努力,这也才给何赛飞提供了施展其表演才华的广阔天地。片中的戚老师作为一代越剧名伶,在众人面前从来都自带强大气场,无论是贬低儿子夏生的表演能力,说他没有天分;还是讽刺自己的高足、如今剧院的台柱子庄凌凌;或是在排练时以顾问身份直接取代导演一遍遍给演员们做示范,真正是风光无限。唯有在儿子秋生面前,她却不得不屈尊俯就,因为她内疚确实亏欠秋生和冬妹太多。而她巧施手段,先是利用B角王静在首演之时迟滞A角庄凌凌到场,而就在王静以为自己将以A角身份登场时,戚老师却一句“还是我来上吧”便将王静晾在一边。这个反转惊呆了王静和其后盾,如当年为她写《奔月》。这个不能言说的内心秘密成为强大的动力,驱动她不遗余力、不择手段要去主演这部戏!散戏后她几近虚脱,然而去,但她内心其实是幸福满足的。因为曾经负疚于对丈夫背叛的她,已然察觉失踪的丈夫其实还深爱着自己。而她如此拼死一搏,是不是对自己悔不当初的一种虽然迟到但必须如此的情感表达呢?此时此刻,人们只要稍微思量一下,便能理解,一个把戏当做生命的演员为什么非要拼尽全力也要把戏剧之美展现在舞台上。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往事。由于常年劳累于创作和演出,他患有严重的



电影《追月》剧照

肺病。1673年2月17日晚上他在演出著名喜剧《无病呻吟》时,突然咳血倒在舞台上。由于他扮演的剧中主角是个没病装病的江湖医生,观众还以为是他真演得逼真,于是舞台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由于咳嗽挣破了喉管,当掌声尚未平息时,莫里哀的生命已经结束在了舞台上。

电影《追月》在结尾处迎来了一个更大的反转:散戏后已经精疲力竭的戚老师在茶馆偶然瞥见秋生的仇家正密谋谋杀杀人,她赶在疑凶下手前对后者做了了断。接下来令人震惊的场面是:戚老师胸前一片血污,此刻她的大波浪假发应该是在与疑凶搏斗时脱落了,因为晚期癌症化疗而秀发几乎脱净的她已全然不顾自己形象骇人,只见她有些神情恍惚地闯进夏生正在排练的现场,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说,我杀人了。得知真相的秋生终于在警方监管的病房中同妈妈和解。秋生想起很久以前听说自己的出生是母亲用命换来的,在妈妈弥留之际,他提起此事。不料戚老师接口说道:“这是我第二次拿自己的命换你的命。”秋生与母亲的道德缠斗跨度二十多年,可他终究还是没有斗过母亲。何赛飞在整部电影中的表演有如上天入地,大开大合,张弛有度,游刃有余。一个拥有性格复杂、丰富多彩的越剧名伶、母亲、妻子、女人等多重身份和性格的形象令人回味无穷,久久难忘。

《追月》这部电影令人深长思之的地方一时难以说尽。不过最主要的也许是,尽管世上每个母亲不一样,甚至不完美,就像月亮也有黑色光斑一样,但假如人们承认月神嫦娥仍然是女性美的永恒象征,那么如戚老师那样复杂的、不无缺点的母亲,尽管她自己从不辩解她那些缺点的来由是否包含了许多“追月”孤勇奋斗路上遭遇的无奈、诱惑与纠结,但至少,她是一个甘愿用命去保护孩子的心有大爱的母亲。舍此,人们还能要求她些什么呢?!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艺谭

2月21日,电视剧《猎冰》在腾讯视频上线后,便凭借激动人心的缉毒故事与主角的精湛演技收获了一波热度。开播当天,该剧在腾讯视频的站内热度值便破25000。与此同时,同名原著小说的热度也不断飙升,2月24日,小说跃升至微信读书飙升榜第一;2月28日,小说居喜马拉雅有声书总榜第二,收听量近80万。

随着《猎冰》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大众对其背后的原型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猎冰》的故事原型是大毒枭刘招华。1995年至1999年间,刘招华在福安市、普宁市、银川市等地制造了超过18吨的甲基苯丙胺(即冰毒),并从中牟取了高达3200多万元的暴利。最终这位“毒王”在2009年被中国警方成功缉拿,于2009年9月15日,在广东被执行死刑。

“这个故事太曲折了,我不想放过它。我懂得犯罪故事和刑事侦查,足以构成一个精彩的故事。”于是,郭国松凭借对犯罪故事和刑事侦查的深入了解,在积累了大量素材后,于2018年先完成了12集的剧本。然而很少有人知的是,在剧本刚完成时,曾一度无人问津。郭国松回忆道:“当时我很失落,甚至想过就当是练笔作业了。”于是,他尝试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连载这部剧本,“就当是让大家免费看一部文字版的警匪片。”

然而,就在连载了第一集后,他收到一位外地媒体朋友的一条长短信:“这是典型的香港警匪片风格,千万不要连载下去,否则剧本就毁了。”看到这条短信后,郭国松决定暂停连载。幸运的是,曾执导过电影《风声》的高群书导演看到剧本后对其大加赞赏:“它写得非常真实,也很有灵性。”并成功说服了投资人购买这部剧本。

在拍摄准备工作中,高群书对剧本提出了建议:“12集太短了,需要给警察角色加戏。”然而,由于创作标准上的分歧,郭国松授权导演,再请编剧对剧本进行二次加工。

对于编剧的二次创作,郭国松也很满意:“虽然我与高导的标准各有不同,但二次创作与原著在整体的故事脉络上还是基本一致的。”

剧本本被拍后,郭国松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猎冰》。“《猎冰》是一部双主线小说,一条描述刘大泉的罪恶生涯,另一条则讲述刑侦队长皮特在公安局长‘老六’的领导,对犯匪团伙展开追捕的故事。”郭国松形象地比喻说:“这两条主线就像空中架设的高压线,看似平行,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猛烈相撞,火花四溅。”

相比只有18集的影视剧,小说《猎冰》有30万字,包含了剧本的全部内容,但容量远比剧本大得多,增加了大量新情节。小说并未使用常见的“机械降神”手法来表现警察的正

从新闻事件到热播剧,中间的路有多远

—郭国松谈《猎冰》电视剧与小说创作

□高佳馨

面形象,而是通过警匪双方“猫鼠游戏”般的高智商对垒推动情节发展。由于文字会带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因此小说中关于警匪斗智的情节更加丰富刺激。

在创作过程中,郭国松为了真实还原故事背景,付出了巨大努力。他说:“我亲自去了广州东郊的化工城,深入了解了从原料到制毒设备的每一个环节。还走进一家制药企业的无尘车间,观察并详细记录了药品生产的整个流程。”这种实地考察的经历让他对故事背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外,他也与众多警界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甚至亲自前往监狱采访犯人,以获取更真实、更真实的一手资料,“与警察和犯人的深入交流让我更直接地了解到案件内幕和犯罪心理,这对我的创作有着极大的帮助。”

然而,创作并非一帆风顺。在设计情节时,他常常陷入困境,有时甚至会连续数日无法突破瓶颈。面对挑战,郭国松并未放弃,“新闻记者和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作家是可以虚构故事的,把生活戏剧化。虽然我不是职业警察,也没有写过太多破案的故事,但我相信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职业经验能够帮助我设计到精巧的情节。”他感慨道:“创作确实不易,但当我看到读者们对作品的喜爱和认可时,一切努力都变得值得了。”

郭国松表示,《猎冰》是一部文字版的警匪片,而小说所要传递的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做人要聪明才智用在正道。就好比刘大泉,假如他把聪明才智用在办一个化工厂,或者制药厂,既可以对社会作出贡献,也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郭国松是知名调查记者,作为一名记者,他天生就对新闻事件有着敏感的职业嗅觉,他擅长从新闻事件的表象中深刻剖析其内在因果。

“我的下一部作品还是非虚构的,不是写犯罪题材,而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冷门的、涉及前沿医学的研究,也是一个重大的科学研究,对人类健康有很大意义。只要有适合非虚构写作的好题材,我就会优先选择非虚构写作。”

郭国松认为,无论是非虚构写作还是虚构写作,都有各自的困境和难点。目前非虚构写作还是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掣肘,基本局限在一些非重大题材和边缘领域。而转向虚构写作,也是作者突破非虚构写作困境的一种手段。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小说也火了。郭国松表示这并非他创作时的关注点。“从事文学创作或影视创作,我们在创作时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不会设想作品会赚多少钱或卖多少册,而是希望作品能够尽善尽美,并得到读者的认可。”